

暨南大学211工程项目
“汉语言文字学与海外华文教育”成果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

李如龙 主编

HANYU
FANGYAN
YANJIU WENJI



暨南大学 211 工程项目
“汉语言文字学与海外华文教育”成果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

李如龙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李如龙主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6

ISBN 7-81029-784-8

I. 汉… II. 李… III. 汉语方言—方言研究—文集
IV. H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0284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编辑部 (8620) 85225262 85220289 85225277
 发行部 (8620) 85223774 85225284 8522060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发行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m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375
字 数:210 千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1—500 册

定 价:17.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序

李如龙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 22 篇论文的 20 多位作者都是与我教学相长的朋友。他们当中的年长者是 1981 年在中国语言学会主办的方言调查研究班里听过我的课的老师,年轻的是到福州和广州跟我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同学。使我欣慰并从而得到鼓舞的是,自从我们相识之后,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在方言研究上他们锲而不舍,至今雄志不移,努力有加。不少位在自己的教学岗位已经薪火相传,培养出一批弟子了。这些朋友绝大多数都不是出生于闽语区,他们学习方言学照例是从自己的母语开始的。听了他们的发音,帮助他们整理材料,解释语言现象,这个教的过程也就是我的学的过程,我扩大了语言知识,增强了理解和分析语言事实的能力。后来,当他们在方言的沃壤里耕耘,有了收获时,又能及时让我分享,使我得到教益。因此,我称他们是教学相长的朋友,这是真心话,而不是客套。

这些论文水平可能有高低,我通读了一遍,感到都是有价值的。其价值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都发掘了语言事实,并力图为这些事实做出合理的解释。方言研究的首要任务当然在于罗列事实。为了反映语言事实,最好从自己所熟悉的母语入手,或者调查身边的语言和自己的母语相近的方言。这些文章大多是作者所熟悉的母语,因此,提供的事实是可靠的。然而要罗列事实,还必须对感性的语言知识有科学的理解,把它转化为理性的语言知识,并且尽可能给事实以合理的解释。可以

看出,作者们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并且很努力地去_做。

第二,选题都能抓住特点,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综合应用相关的语言学知识来分析方言现象。收在这里的论文都不是普通的调查报告,而是针对某一个方言特点,揭开语言事实,探寻其中的规律。语言事实浩如烟海,要进行研究,发前人之所未发,最好从小课题入手,才能把语言特点理解得透彻,分析得深入。本书的论文不论是讨论语音的或词汇、语法的都是走的这样的路。从有限的事实引出适当的结论,既不是离开语言事实发空论,也不是单纯的罗列事实了事。

第三,体现了语言的系统观,对方言进行整体的研究。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都是其中的子系统,它们彼此之间又是互为表里、相互关联的。研究方言从语音入手,又通过记录大量的词汇和语法例句来加深对语音系统的理解,通过语音的结构特点和演变规律来说明词汇现象和语法现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汉语方言学的好传统。本书有几篇分析文白异读和考求方言本字的文章,都是把语音现象和词汇现象结合起来,相互论证的。有的方言的白读音只保存于几个并不常用的方言词里,没有大量的词汇调查,这种文白对应就不能发现。为方言词考求本字不经过音韵演变的论证也是不行的。

第四,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汉语方言的研究从30年代开始就十分注重拿方言与古汉语与现代共同语作比较,这也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经验。汉语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不论是语音或词汇语法都是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特点叠置而成的。方言形成之后又不可避免地_与不同时代的共同语以及周边方言相矛盾、相依存、相渗透。因此,要研究方言的特点,非与古今共同语及其他方言作比较不可。本书的论文中,研究方言语音以广韵系统作参照系,研究方言词汇拿古代口语词作训释,研究方言语法与普通话作比较,这都是前辈学者积累下来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我经常给初学者说,调查方言从记音开始,研究方言从比较开始。这些文章的成功又一次说明了这个道理。

近些年来,汉语方言学者与民族语言学者已经联手进行了方言与汉藏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普通语言学者也运用汉语方言材料与外国语言作比较,探讨汉语的结构特点。这是摆在方言学者面前的新课题,是新的世纪里必须着力研究的课题。我们要继承前人的经验,但又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须有新拓展,使汉语方言的研究为汉语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世纪的曙光就在我们面前。朝后看,汉语方言学成果累累;朝前看,汉语方言学难题重重。汉语方言学固然要坚持中国传统,突出汉语特点,但是也该同国际接轨,走向世界。为此,我们还应该努力借鉴国外有用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开拓视野,多视角、全方位地研究各种方言现象,经过自身的研究创造自己的理论。让我们的丰富的方言宝藏为语言学的建设发挥更大的效用。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论文大多不是研究闽语的。他们的成果使我获得了不少新知,使我分享了他们的收获喜悦。祝愿他们在希望的原野上继续奔腾向前。

这些论文的作者多数是暨南大学的博士生,他们大多已经毕业离校,我虽然还兼着暨大的工作,但已调离了暨大。虽然如此,暨南大学中文系作为文科教学基地,对多年来培养出来的学生十分关爱,热情赞助出版本书,这是应该深深感谢他们的。暨大出版社的李战副编审和韶关大学的庄初升博士为此书的出版付出辛勤的劳动,也应该感谢他们。

2000年4月6日

目 录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序	李如龙(1)
赣语安义方言匣母字读音的历史层次及一组相关本字的考释	万波(1)
新会荷塘话音系特点及分析	辛世彪(17)
连城方言中古全浊声母今读的类型分析	严修鸿(32)
曲江县白沙镇大村土话的小称变音	庄初升 林立芳(43)
嘉禾土话的几个语音现象及其成因探析	范俊军(54)
汾城方言的文白异读	乔全生 吴云霞 孙玉卿(67)
翼城方言的文白异读	李殿臣(84)
河北方言字词特殊读音试解	陈淑静(99)
邵阳方言本字考释	李国华(114)
近代白话资料中所见四川方言俗语举例	张一舟(127)
荔浦方言特殊词语汇释	章远雄(142)
粤语动词“食”、“吃”研究	伍巍(150)
关中方言特征词概说	辛世彪(155)
汉语方言中的“嫌”	温昌衍(161)
武平(岩前)方言的“子”尾	练春招(167)
石城(龙岗)方言的结构助词	曾毅平(180)
海南屯昌闽语的名词	钱莫香(198)
益阳方言的“了”	徐慧(210)
赣方言中的几个副词	曹廷玉(219)
四川境内的闽方言	崔荣昌(226)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读后	刘纶鑫 樊小兰(237)
《地名与语言学论集》述评	严修鸿(252)

赣语安义方言匣母字读音的历史层次 及一组相关本字的考释^①

万 波

一、引言

在中国,汉语文献材料十分丰富,并有发达的传统语文学,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理应珍视并继承。同时,汉语又有着十分丰富的方言,这更是一份宝贵的活的语言资源,值得充分挖掘和利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汉语的方言异常分歧,对汉语史的研究来说,这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别往往能反映语言的发展线索,只要我们深入调查,挖掘隐藏在语言中的歧异,加以比较,一定会发现语言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现象。把汉语方言的活材料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文献的死材料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汉语史研究的一条有效的途径。”^② 这话是很有见地的。纵观近数十年来历史语言学的发展,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新的语言学理论,往往都是透过对汉语方言的综合考察和历史分析而总结出来的结论,诸如语言地理类型学、词汇扩散理论等等。^③ 可见,汉语方言的历史比较研

① 本文写作蒙张双庆师多所指导,写成后复蒙李如龙师赐教。文章曾在第三届汉语语言学国际会议(ICCL-3,1994.7.香港)上宣读,会上会后又蒙沙加尔(Laurent Sagart)先生惠赐意见,谨致谢忱。

② 见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页5-6。

③ 参见徐通锵《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第1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究对汉语及汉语史乃至整个历史语言学及普通语言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汉语方言研究中,赣语有其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根据最新调查成果,赣语通行于江西等五省一百十几个市县,使用人口达三千一百多万。^①从方言分布现状看,赣语几乎与其他各大方言搭界,北有官话,东有闽语,东北有吴语和徽语,南有客家话,西有湘语,如要考察方言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规律,赣语无疑是最有价值的。^②从历史上看,赣语的主要分布区江西省是南中国开发历史较早的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即有相当数量的北方人民移徙入赣。《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进军岭南,曾“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殫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③南野即今赣南之大庾县,馀干即今赣北之馀干县。永嘉之乱后,江西更成为历次北方移民南迁的中转站。移民由江西东入福建,南下广东,西徙湖南,远者到达川黔。^④其后,由于地域相连,赣语历受官话方言的冲击而不断变化,使其在南方诸方言中显得较为“现代化”,“以至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没有特点的方言”。^⑤事实上,这些冲击往往都在赣语中留下了年轮般的痕迹,为我们考察汉语的历史演变提供了种种启发。本文所讨论的赣语安义方言匣母字读音的历史层次问题即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① 见李荣《汉语方言的分区》,《方言》1989年第4期。另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② 已有不少文章谈到多种方言受到赣语的影响或认为其中有赣语的底层成分,如张光宇《闽方言音韵层次的时代与地域》(载《切韵与方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何大安《论达县长长沙话三类去声的语言层次》,云惟利《从围头话声母 ϕ 说到方言生成的型式》(均载于《声韵论丛》第三辑,台湾学生书局,1991)等等。

③ 见刘殿爵、陈方正主编《淮南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页197。

④ 崔荣昌《四川达县“长沙话”记略》,《方言》1989年第1期。

⑤ 见何大安《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1988,页93-96。另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页127。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页137。

二、安义方言匣母字读音的历史层次

古匣母字在今安义方言中声母的读音比较复杂，有 f、h、ɸ 及零声母等四种读法。^① 具体分布情形为：在四等韵里，今韵母一般为细音，声母一般读舌面擦音 ɸ，如：

嫌（咸开四添） _c ɸiem	系（蟹开四霁） _c i²
贤（山开四先） _c ɸiem	协（咸开四帖） _c ɸiep²
形（梗开四青） _c ɸiŋ	穴（山合四屑） _c ɸiet₂

在一二等韵里，今韵母一般为洪音，声母在开口韵里读喉擦音 h，如：

河（果开一歌） _c hɔ	下（假开二马）ha²
孩（蟹开一哈） _c hai	校（效开二效）hau²
含（咸开一覃） _c hɔm	学（江开二觉）hoʔ₂

在古合口韵里，文读为 f，如：

和（果合一戈） _c fo	户（遇合一姥）fu²
华（假合二麻） _c fa	会开会（蟹合一泰）fi²
魂（臻合一魂） _c fvu	幻（山合二衕）fan²

白读为零声母，如：

禾（果合一戈） _c uo	话（蟹合二）ua²
胡（遇合一模） _c u	会会不会（蟹合一泰）ui²
黄（宕合一唐） _c uoŋ	滑（山合二黠）uat₂

在安义方言中，匣母字的文白异读比较固定，有些字只读文读，有些字只读白读，如果一个字同时存在文白两读，则一定用在不同的场合，不能随便变读。如上面的“会”字，在“会不会”中只能读 ui²，在“开会”中，只会读 fi²。

那么，安义方言中匣母这种音读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认

^① 安义方言的语音系统及与中古音的主要对应关系请参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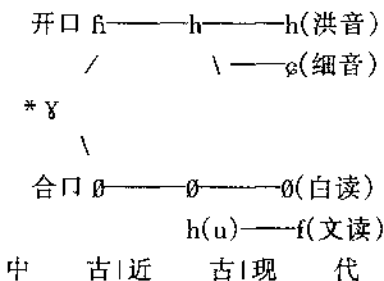
为安义方言匣母字四种读法当中，合口一二等白读零声母的读法是较为早期而接近中古层次的。学界一般认为中古匣母的音值为舌根浊擦音 *ɣ，近古浊音清化后演变为 h，至现代在细音前再腭化为 ç，在洪音前则仍保持读 h。^① 因此，安义方言中匣母合口一二等字应在近古浊音清化前即已失去 *ɣ 而读零声母，否则音理上便很难解释。其次，这种读法在安义方言中为白读层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它应属于较早层次。因为一般来说，文读音常出现在书面语音味较浓的非口语常用词中，往往代表着较为后起或从其他方言借入的读音层次，而白读音则出现在口语常用词中，因此往往与方言自身的、较早的读音层次相联系。如上述例字中的“和”与“禾”，中古属同一音韵地位，但在安义方言中的读音一文一白。“和”只在读书时才会用到，日常口语中一般只说“稻子”，中国历来以农为本，有着悠久的水稻栽培历史，“禾”这个词当然是非常古老的常用词了。再如同一个“会”字，在安义方言中也有文白两读。文读用在“开会”、“会议”等较为后起的文化词中，白读用在口语常用词“会不会”的“会”中，显然，后者出现的年代要比前者早得多。再次，比较其他方言，发展变化较快的北方方言较少发现匣母字读零声母的情况，而较为保守和存古的南方方言中这种情况较多，如闽、客、粤等方言中都有这种现象。并且范围比安义方言更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安义方言合口一二等白读零声母的读法是较为早期的层次。

在安义方言匣母合口一二等字失去 *ɣ 而变为零声母的同时，其四等字和开口一二等字则同北方主流汉语一样，声母也由 *ɣ 变为 ɦ（今吴语仍保留此读法），近古浊音清化后演变为 h，至现代在细音前再腭化为 ç，在洪音前则仍保持读 h。至于匣母合口一二等字在安义方言中今声母文读 f，我们认为它不是安义方言自身演变

① 参王力《王力文集第十卷·汉语语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页614。

所产生，而是受官话影响的结果。上文我们已经说明安义方言匣母合口一二等白读零声母的读法是较为早期的层次，从音理上来看，零声母不大可能直接演变为 f，而一般来说，由于受政治文教影响，方言都有一种向民族共同语靠拢的趋势，与官话方言搭界的赣语则更是如此。这样，官话方言匣母合口一二等为 h (u) 的读法便通过后起的文化词不断渗入安义方言中，至现代，由于受 u 介音影响而和晓母合口一二等一起唇化为 f。

根据上述分析，在安义方言中，古匣母今读分属中古、近古和现代三个历史层次，其演变过程可图示如下：



以上仅是根据字音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如果从整个语音系统来看，我们认为匣母在安义方言中还残存着更为早期即上古时期读音的特点，只不过其比较隐蔽，难以从字音的层面上发现。在安义方言语音系统中有这样一组本字不明的音节，他们的声母都是送气舌而后塞音 k^h ，声调都属阳调，而韵母都来源于古一二等，如 $k^h\text{ɔm}^2$ ， $k^h\text{ɔp}_2$ ， $k^h\text{ua}\text{ɔ}^2$ ， $k^h\text{au}$ ， $k^h\text{a}$ ， $k^h\text{au}^2$ ， $k^h\text{un}$ ， $k^h\text{ap}_2$ ， $k^h\text{aŋ}$ 等等。单从声母和声调来看，似乎可以推断他们都是中古群母字，但结合韵母来看，他们又应是一二等韵字，而我们知道《广韵》音系中，群母只出现于三等韵，也就是说，群母只与三等韵组合而不与一二等韵组合，因此，从整个音节的组合模式来看，他们是超出《广

韵》音系的。

如何解释这种超出《广韵》音系的现象呢？一种可能是古越语的底层成分，因江西远古曾是古百越民族活动的地区，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找不到任何的线索。另一种可能是上古汉语特点的遗留，如同“爹”本是知母三等麻韵字，在普通话和许多方言中声母却读 t，体现了直上知端合一音值为 t 的特点一样。不少学者都主张，在上古群母和匣母应是一个声母，读音为舌根浊塞音 *g，今闽语有些匣母字如“行、寒、猴、汗、厚”等读阳调 k 声母即体现了这一特点。^① 我们认为安义方言中这组音节也是上古群匣合一、读音为舌根塞音的残余现象。由于他们在群匣分流时“掉了队”，到中古时其他一二等字都变作了匣母读 *ɣ 而它们仍读舌根浊塞音 *g，到后来浊音清化时，遂按照赣语演变模式，不论平仄一律变为相应的送气清音声母 k^h，而在声调上则表现为阳调，从而形成了超出《广韵》音系的组合模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上述音节均属于匣母一二等字。

三、一组相关本字的考释

上面的假设虽为我们考释安义方言这组有音无字的音节提供了方向，但其本身能否确立还需得到语义方面的验证。语音和语义是语言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时，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有关历史语言学方面的问题，所以最好能有较为早期的语言材料来印证我们的看法。不过古代语言都是通过文字保存下来的，因此，要运用古代语言材料来证明我们上而的假设，首先必须根据音义确定其字形，即考定其本字。下面，我们将根据音韵考证和语义

^① 有高本汉、李方桂、丁邦新、李新魁、周长祺等持此观点。见高本汉著，赵元任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丁邦新《从闽语论上古音中的 *g-》，载《汉学研究》1983年第1卷1期，页1-8。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周长祺《略论上古匣母及其到中古的发展》，载《音韵学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

考证相结合的原则，并按照我们的假设即上述音节都属于匣母一二等字，对安义方言这组有音无字的音节进行本字考释，然后再列举古籍用例以说明它们确是承古而来。

[k^hɔŋ²] ~ 在安义方言中是“摇”的意思，如“莫~桌子”，意即“别摇桌子”。根据安义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的对应关系，~应属中古去声或上声，咸摄开口一等勘韵、严韵、感韵或敢韵，查《广韵》上声感韵胡感切（匣母）有：“撼，撼动也。”^①《广雅·释诂一》：“撼，动也。”王念孙疏证：“《说文》：‘撼，摇也，撼与撼同。’^②与安义方言之~音义俱切，故~的本字应就是“撼”。古籍用例：《文选·司马相如〈长门赋〉》：“挤玉户以撼铺兮，声嘈呖而似钟音。”李善注引《说文》曰：“撼，摇也。”^③唐韩愈《调张籍》：“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④由此可见安义方言中以“撼”为“摇”确是承古而来。因“撼”在安义方言中字面读音为 hɔŋ²，一般人感觉它是一个书面语音味非常浓厚的词，故不知其即为方言口语中~的本字。

[_ck^hau] ~ 在安义方言中是“（狗）叫”的意思，如“个只狗夜头老是~，好吵人。”意为“这只狗晚上经常叫，很吵。”根据安义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的对应关系，可以推知~应属中古平声，效摄开口一等豪韵、二等肴韵或流摄开口一等侯韵。查《广韵》平声豪韵胡刀切有：“嗥，熊虎声。”^⑤《说文》口部有：“嗥，咆也。”^⑥可见“嗥”在古代一般泛指兽类吼叫，而在安义方言中则用来特指狗叫，音义俱合。古籍用例：《左传·襄公十四年》：“赐我南鄙之田，狐狸

① 《宋本广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页331。

② 《尔雅·广雅·方言·释名》（消疏四种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页375。

③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228。

④ 《昌黎先生诗集注》，台湾学生书局，1967，页310。

⑤ 同①，页134。

⑥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61。

所居，豺狼所嗥。”^①《战国策·楚策》：“野火之起也若云蜺，兕虎嗥之声若雷霆。”^②《淮南子·览冥训》：“犬群嗥而入渊，豕衔蕝而席澳”^③《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两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诸侯也。”^④安义方言以“嗥”为“犬吠”与后两例“嗥”之用法毫无二致，可见其确承上古而来。“嗥”在安义方言中照字读_chau，故常人不知~的本字即为“嗥”。

[k^hap₃] ~ 在安义方言中有三种意义：(1) 较陡峭的两座山之间所形成的山谷，如“山~里”。(2) 大腿相交处，如“今冥要死勒你个大腿~里”意为“今天要栽在你手上了”。(3) 东西被卡在缝隙里，如“书~勒桌子同到墙中间，拿不出来。”三种意义显然是相互联系的，后两种为第一种引申。根据安义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的对应关系可知：~应属中古人声开口二等洽韵或狎韵。查《广韵》入声洽韵侯夹切有“峡，巫峡，山名。”^⑤《集韵》入声洽韵侯夹切：“陝，或作同伴”^⑥《说文》自部：“陝，隘也。”段玉裁注：“俗作峡、狭。”^⑦可见陝、峡是异体字，字义即为“山峡、山隘”的意思，与安义方言中的~音义俱合，可认定其即是~的本字。古籍用例：《汉书·地理志下》：“媯围、苍裕、南山、枹陝水所出，北至枹次入海。”颜师古注：“枹，古松字也；陝，两山之间也；松陝，陝名。”^⑧《淮南子·原道训》：“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高诱注：“两山之间为峡。”^⑨唐王维《桃源行》：“峡里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006。

② 见刘殿爵、陈方正主编《战国策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页80。

③ 见刘殿爵、陈方正主编《淮南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页53。

④ 见刘殿爵、陈方正主编《吴越春秋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页21。

⑤ 同前引《宋本广韵》，页522。

⑥ [宋]丁度《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页786。

⑦ 同《说文解字注》，页732。

⑧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1617。

⑨ 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210。

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①“峡”和“陕”今在安义方言中均读作 $h\alpha p_2$ ，故常人不知其即为 ~ 之本字。

$k^h\alpha p_2$ ~ 在安义方言中是“将盖合上，关上”或“用器皿盖上”的意思。如“菜会冷呱，用只碗 ~ 到一下。”整句意为“菜要凉了，用个碗盖上。”根据安义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的对应关系可以推知：~ 应属中古入声感摄开口一等合韵或盍韵。查《广韵》入声合韵侯韵切有：“合，合同。亦器名。亦六合天地，四方对也。又州名，……”^② 合的意义有多种，但本义应为“闭合”之“合”。《说文》：“合，合口也。从亼，从口。”^③ 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严》云：“字象器盖相合之形。”^④ 而在安义方言中，正是在“将器物上的盖盖上”或“用碗、盆等盖中别的东西上”时才说 ~，用的正是“合”的本义，可见 ~ 的本字即是“合”。古籍用例：《战国策·燕策》：“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啄。”^⑤ 《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⑥ 安义方言中“合”一般读作 $h\alpha p_2$ ，故常人不知 ~ 的本字即为“合”。

[$g^h\text{un}$] ~ 在安义方言中一是表示“完整”、“整个”的意思，如“佢喜欢喫 ~ 蛋”，“~ 蛋”指不敲开蛋壳，整个儿地放入清水里煮熟的蛋。又如，“佢热得 ~ 身是汗”，“~ 身”意即“满身”。~ 的另一个意义是用在“浊”字前表示“非常”、“很”的意思一般只用于“浊”前，如普通话“鲜”一般只用于“红”前组成“鲜红”一样。根据安义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的对应关系，~ 应属中古平声深

① 傅东华《王维诗选》，香港大光出版社，1964，页34。

② 《宋本广韵》，页514。

③ 《说文解字注》，页222。

④ 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严》，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104。

⑤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159。

⑥ 《二十二子》，页1382。

撮合口一等魂韵。查《广韵》平声魂韵户昆切有：“浑，浑浊。”①《说文》不部：“浑，混流声也。一曰溇下貌。”桂馥义证：“一曰溇下貌者，谓浑浊也。”②我们认为“浑”即安义方言~之本字。“~浊”之~，其本义也应是“浑浊”之意，因受“雪白”、“鲜红”、“漆黑”等词在结构上的类化影响，遂由原与“浊”之为并列关系转变为偏正关系，从而带有加深“浊”的程度的意义。其只能用于“浊”前面不能用在其他形容词前，也说明它并非一个普通副词。古籍用例：《老子》第十五章：“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③唐杜甫《示从孙济》：“淘米少汲水，汲多并水浑。”④至于“浑”表示“完整、整个”的用法，也是古已有之。古人常用“浑沌”一词来说明天地形成前的状态，“浑沌”即天地不分，浑然一体的意思。《淮南子·诠言》：“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高诱注：“太一元神，总万物者。”⑤唐杜荀鹤《蚕妇》：“年年道我蠹辛苦，底事浑身著苧麻。”⑥因“浑”在安义方言中一般读作₂fvn，故常人不其即~之本字。

[k^huaŋ²]~在安义方言中有两种意思：(1)桌子或椅子上的小横木，如“凳~哩”；(2)绊住，如“佢讨凳得~到得脚，跌得一跤”意为“他被凳子~住了腿，摔了一跤”。根据安义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的对应关系，~应属中古上声或去声，梗撮合口二等梗韵、映韵或净韵。查《广韵》去声映韵户孟切有：“横，非理来。”⑦横为“强横”之意。与安义方言之~音合义异。但《说文》木部的解说为：“横，阑木也。”段玉裁注：“阑，门遮也。凡以木阑之，皆谓之横也。”⑧可见“横”的本义

① 《宋本广韵》，页 96。

② 许慎撰，[清]桂馥注《说文解字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 968。

③ 《二十二子》，页 2。

④ 《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 2258。

⑤ 《二十二子》，页 1270 下。

⑥ 《全唐诗》，页 7978。

⑦ 《宋本广韵》，页 409。

⑧ 《说文解字注》，页 268。

应为“
《乐府
相关意
义，为
意义便
映韵户
又或许
注出。
面来。
~的本
[
过去莫
与中古
韵》平
即“脚
此“跟
疑跟之
也。”
方言词
方言同
宿松等
溪群母
“跨”
都方言